

没头脑和不高兴

RONGYU ZHENCANGBAN

荣誉珍藏版

MEITOUNAO
60
HE BUGAOXING

纪念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问世六十周年

任溶溶 / 著 · 詹同渲 詹咏 / 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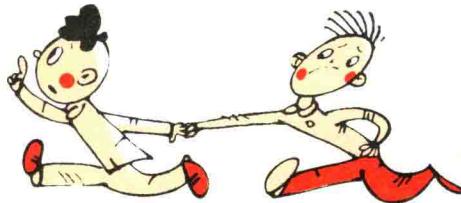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没头脑和不高兴

RONGYU ZHENCANGBAN

荣誉珍藏版

MEITOUNAO
60
HEBUGAOXING



任溶溶 / 著 詹同渲 詹咏 / 图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头脑和不高兴:荣誉珍藏版/任溶溶著;詹同渲,詹咏图.一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5

(经典永流传)

ISBN 978-7-5342-9359-7

I. ①没… II. ①任… ②詹… ③詹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4564 号

经典永流传

没头脑和不高兴 荣誉珍藏版

任溶溶/著 詹同渲 詹 咏/图

责任编辑：陈力强 王宜清

装帧设计：艺诚文化

责任校对：冯季庆

责任印制：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)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6.5

字数 91000

印数 1—30000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9359-7

定价：30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序

时间的馈赠 ——纪念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问世六十周年

孙建江

文学和阅读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。特别是当你阅读的作品，你阅读作品背后的那位作者是你认识和熟悉的人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就更为奇妙了。作为晚辈，我有幸在三十年前结识任溶溶先生并受惠于他老人家的温暖和关怀。读过他的很多作品。读他的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总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，不就是童年的我童年的你童年的他吗？这对宝贝真是可笑又可爱，实在难以忘怀。

可是，倘若把时间往前移，前移一个甲子，前移至1956年2月《少年文艺》杂志发表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的当儿，那时，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呢。可不是么，自己很熟



悉的作者，可以时常请益、聊天的作者，他创作的这部作品竟然比自己的年龄还大！老实说，过去自己并没有细想过这事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好奇妙。这是阅读的奇妙，这是文学的奇妙。当然，说到底，这是阅读经典作品才有的奇妙。

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问世已经整整六十年了。六十年来，这部作品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快慰、阅读诉求和阅读思考；也寄寓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情结、阅读自觉和阅读愿景。可谓常读常新，历久不衰。它跨越了不同年代读者阅读喜好的差异和阅读潮流的变化，跨越了时间，跨越了时代。

我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让这部作品有如此强的艺术感染力？

任溶溶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初叶，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，大学念的是中国文学，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晚清四大小说家研究。可以说，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作家。他当然承续了中国文化的“载道”传统。在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中，我们都很难发现其间的“载道”意识。这方面，他与我们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没什么两样。

然而，任溶溶又是与众不同的。他的不同或者说他的特别之处，恰恰是解读他创作的一个关键。

其一，任溶溶是一位始终葆有童年精神的作家。有



无童年精神,我指的是那种来自内心深处、真正意义上的童年精神,对于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任溶溶曾说:“自己天生应是儿童文学工作者。根据我的性格、爱好,我应该做这项工作。”在他那里,为儿童写作是非常自然和非常快乐的事情,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驱动力。对于他,为儿童写作,除了使命感,更是一种心理上、精神上的渴望和享受。为儿童写作,可以说几近是他的生活乐趣之所在。葆有童年精神的作家,与儿童读者往往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、本能的、天然的默契感,往往能更准确地把握儿童文学的精髓。反观他的同时代作家,许多作家也非常投入,非常努力,为儿童创作了大量作品,这些作品在当时也获得过人们的赞誉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们与新世代的读者开始渐行渐远,以至最终淡出人们的视野。究其深层原因,恐怕就在于这些作品缺乏童年精神吧。

其二,任溶溶特别钟情、注重、强调作品内里的NONSENSE(有意味的没意思)。任溶溶通晓多种外语,早年用英俄两种语言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,后又掌握了意日两种语言。而且,任溶溶的翻译,数量之多,质量之高,影响之大,在他同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中,实不多见,仅有叶君健可与之比肩。显而易见,比起我们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,任溶溶更具有儿童文学的国际眼光和国



际观。他熟稔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艺术范式、叙述手段、呈现方式,也更容易看出中西文化、中西儿童文学之间各自的特长。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观察、审视、品评作为人类文明产物儿童文学的全球化趋向及其内在质地。这一独特优势,使他对外国儿童文学中尤为强调注重的NONSENSE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感和认同感。

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,使得任溶溶多了一份很多人所不具有的特质。那就是儿童文学写作的纯粹性。

可以说,儿童文学的纯粹性,是贯穿任溶溶整个创作的基调。

因为这份纯粹性,任溶溶跨越了时代。因为这份纯粹性,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跨越了六十年的时光。六十年来,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经历了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思潮流变,可是却从没因此而失去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。

在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中,“没头脑”做事马虎,常常丢三落四;“不高兴”固执任性,总不愿意与他人协调配合。“没头脑”当上工程师以后,设计了一座三百层的摩天大厦作少年宫,忘了设计电梯,到两百二十五层楼上去看场戏,得背上干粮、被褥,上下一次要一个月。“不高兴”呢,与人搭档演“武松打虎”,他扮演老虎,却总不高兴按照剧情的要求被武松打死,结果急煞了台下看戏的小朋友。



这样的故事当然好笑。可是仅仅是这些,仅仅是故事表层的好笑,我想是不足以赢得不同时代不同读者持续认可的。

在我看来,这部作品之所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,其根本原因在于:在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的身上,读者看到了童年的自己,看到了自己心底里珍藏的那份嬉戏、顽皮和狂野,看到了那份独属于童年、永远在场的游戏精神。这是童年的纯粹性,这是儿童文学的纯粹性。

时间是无情的,也是公正的。时间淘洗去了沙砾,也打磨着精品。

六十年前,一位三十三岁的青年人创作了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,那时,谁也无法预测作品未来的命运。六十年后,青年人成了耄耋长者,他当年创作的作品,依然生机勃发,依然魅力如初,依然熠熠生辉,依然在读者中风行和流传。没有什么比时间的筛选更有说服力了。

真为中国有这样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而高兴,真为中国儿童文学长廊中有这样的经典作品而自豪。

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,中国儿童文学绕不过去的存在。

2016年4月16日

杭州柳营

目 录

m u l u

1	序：时间的馈赠(孙建江)
7	没头脑和不高兴
29	一个天才杂技演员
47	奶奶的怪耳朵
63	小妖精的咒语
71	小妖精闯祸
85	当心你自己身上的小妖精
99	听青蛙爷爷讲故事
107	经典美术片回放
157	我的儿童文学之路
170	乐在其中
173	后记

序

时间的馈赠

——纪念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问世六十周年

孙建江

文学和阅读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。特别是当你阅读的作品，你阅读作品背后的那位作者是你认识和熟悉的人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就更为奇妙了。作为晚辈，我有幸在三十年前结识任溶溶先生并受惠于他老人家的温暖和关怀。读过他的很多作品。读他的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总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，不就是童年的我童年的你童年的他吗？这对宝贝真是可笑又可爱，实在难以忘怀。

可是，倘若把时间往前移，前移一个甲子，前移至1956年2月《少年文艺》杂志发表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的当儿，那时，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呢。可不是么，自己很熟



悉的作者，可以时常请益、聊天的作者，他创作的这部作品竟然比自己的年龄还大！老实说，过去自己并没有细想过这事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好奇妙。这是阅读的奇妙，这是文学的奇妙。当然，说到底，这是阅读经典作品才有的奇妙。

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问世已经整整六十年了。六十年来，这部作品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快慰、阅读诉求和阅读思考；也寄寓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情结、阅读自觉和阅读愿景。可谓常读常新，历久不衰。它跨越了不同年代读者阅读喜好的差异和阅读潮流的变化，跨越了时间，跨越了时代。

我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让这部作品有如此强的艺术感染力？

任溶溶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初叶，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，大学念的是中国文学，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晚清四大小说家研究。可以说，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作家。他当然承续了中国文化的“载道”传统。在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中，我们都很难发现其间的“载道”意识。这方面，他与我们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没什么两样。

然而，任溶溶又是与众不同的。他的不同或者说他的特别之处，恰恰是解读他创作的一个关键。

其一，任溶溶是一位始终葆有童年精神的作家。有



无童年精神,我指的是那种来自内心深处、真正意义上的童年精神,对于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任溶溶曾说:“自己天生应是儿童文学工作者。根据我的性格、爱好,我应该做这项工作。”在他那里,为儿童写作是非常自然和非常快乐的事情,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驱动力。对于他,为儿童写作,除了使命感,更是一种心理上、精神上的渴望和享受。为儿童写作,可以说几近是他的生活乐趣之所在。葆有童年精神的作家,与儿童读者往往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、本能的、天然的默契感,往往能更准确地把握儿童文学的精髓。反观他的同时代作家,许多作家也非常投入,非常努力,为儿童创作了大量作品,这些作品在当时也获得过人们的赞誉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们与新世代的读者开始渐行渐远,以至最终淡出人们的视野。究其深层原因,恐怕就在于这些作品缺乏童年精神吧。

其二,任溶溶特别钟情、注重、强调作品内里的NONSENSE(有意味的没意思)。任溶溶通晓多种外语,早年用英俄两种语言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,后又掌握了意日两种语言。而且,任溶溶的翻译,数量之多,质量之高,影响之大,在他同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中,实不多见,仅有叶君健可与之比肩。显而易见,比起我们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,任溶溶更具有儿童文学的国际眼光和国



际观。他熟稔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艺术范式、叙述手段、呈现方式,也更容易看出中西文化、中西儿童文学之间各自的特长。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观察、审视、品评作为人类文明产物儿童文学的全球化趋向及其内在质地。这一独特优势,使他对外国儿童文学中尤为强调注重的NONSENSE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感和认同感。

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,使得任溶溶多了一份很多人所不具有的特质。那就是儿童文学写作的纯粹性。

可以说,儿童文学的纯粹性,是贯穿任溶溶整个创作的基调。

因为这份纯粹性,任溶溶跨越了时代。因为这份纯粹性,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跨越了六十年的时光。六十年来,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经历了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思潮流变,可是却从没因此而失去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。

在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中,“没头脑”做事马虎,常常丢三落四;“不高兴”固执任性,总不愿意与他人协调配合。“没头脑”当上工程师以后,设计了一座三百层的摩天大厦作少年宫,忘了设计电梯,到两百二十五层楼上去看场戏,得背上干粮、被褥,上下一次要一个月。“不高兴”呢,与人搭档演“武松打虎”,他扮演老虎,却总不高兴按照剧情的要求被武松打死,结果急煞了台下看戏的小朋友。



这样的故事当然好笑。可是仅仅是这些，仅仅是故事表层的好笑，我想是不足以赢得不同时代不同读者持续认可的。

在我看来，这部作品之所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，其根本原因在于：在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的身上，读者看到了童年的自己，看到了自己心底里珍藏的那份嬉戏、顽皮和狂野，看到了那份独属于童年、永远在场的游戏精神。这是童年的纯粹性，这是儿童文学的纯粹性。

时间是无情的，也是公正的。时间淘洗去了沙砾，也打磨着精品。

六十年前，一位三十三岁的青年人创作了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那时，谁也无法预测作品未来的命运。六十年后，青年人成了耄耋长者，他当年创作的作品，依然生机勃发，依然魅力如初，依然熠熠生辉，依然在读者中风行和流传。没有什么比时间的筛选更有说服力了。

真为中国有这样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而高兴，真为中国儿童文学长廊中有这样的经典作品而自豪。

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中国儿童文学绕不过去的存在。

2016年4月16日

杭州柳营



① 没头脑
和不高兴

MEITOUNAO
HEBUGAOXING

我有个邻居，今年十二岁，叫做“没头脑”。

他名字叫没头脑，人可有头有脑。头还挺大的，眼耳口鼻，哪样不少。他读书也聪明，绝不可能没脑子。大家叫他没头脑，因为他记什么都打个折扣，缺点零头。

这孩子常上我家串门。玩了半天，走了。我把门刚给关上，嘭嘭嘭，外面敲门了。我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没有头脑。“对不起，我书包给忘了。”他一边脱帽子手套，一边进屋子找书包。他找到书包，走了。我把门刚给关上，嘭嘭嘭，外面又敲门了。我开门一看，还是没有头脑。“对不起，我帽子给忘了。”他进屋找到帽子，走了。我把门刚给关上，嘭嘭嘭，外面又敲门了。这回我把门